

第二章 《京华烟云》与《四朝代》中的小姐们

《京华烟云》与《四朝代》是两部关怀女性的文学作品，作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让女性来作为小说的“叙述者”。除此之外，两部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又有着十分相似的类型。有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也有在社会转型期中率先觉醒的时代女性，但同时还存在着一些被传统束缚，有着悲剧结局的一些女性形象。两部作品中的这些相似的女性形象，因为所处的社会，传统观念，以及作者的思想的诸多影响，体现了很多不同之处。通过对这些不同类型女性形象的比较，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泰两国文化思想上的异同之处。

第一节 两作者笔下的理想女性形象

作为《京华烟云》中的女一号，姚木兰的人生历程贯穿了整部作品，林语堂毫不吝惜笔墨地描写了自己心目中的中国理想女性形象。帕罗伊历经了泰国曼谷王朝的四个时代，克立·巴莫把所有泰国妇女拥有的美貌与美德都集中在了她的身上，把帕罗伊塑造成一个活菩萨的形象。这两个作品里的中心人物，都拥有着美丽的外表和善良的内心，她们内心中萌动着一些传统所没有的思想，但最终却都屈从于父权的压制。她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泰两国社会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也是在中泰男权思想下最理想的女性形象。

但凡是小说中的理想女性，都有着最完美的外表，这似乎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美学观。虽然俗话说不能以貌取人，但是一个女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永远是她的外表，而不可能是她的内心。尽管如此，在现代文学史的女性描写中，作家们较少涉及到女性的容貌刻画，一般着眼于人物的思想性、阶级性，即便有一些外

貌描写，也是各花入各眼。[1] (P11) 然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却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另类，林语堂不仅塑造了数十个美丽的女性形象，而且个个有生动的描写。在木兰出嫁的时候，林语堂极尽溢美之词：“新娘，为万众注目的中心，美如满月……除去她眼睛的迷人及低沉的音乐美，她的身段窈窕，令人目迷心荡。一如我们常形容美女说：‘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增一分则太肥，减一分则太瘦。’喜爱身材高一点儿的，觉得她够高；喜爱身材矮一点儿的，觉得她够矮；喜爱体态丰满的，觉得她够丰满；喜爱瘦削一点儿的，觉得她够苗条。身体各部分配合比例的均匀完美，竟至于此极。可是她并不节食，也不运动。造物自然赋予她如此的完美，奈何！奈何！”[2] (P240) 当荪亚在外的情人丽华第一次见到时已中年的木兰时，仍然禁不住赞叹，“她的腰细，头发漆黑而浓厚，两眼是秋水般明丽，双眉画入两鬓。”[3] (P521) 木兰的美，与别家不同的是，她是典型的林语堂式的美，一种具有现代气息的古典美，西方思想和东方美学在木兰身上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这与林语堂学贯中西的文化底蕴不无关系，也是林语堂一生爱慕的三个女性的完美结合，初恋赖柏英的自然之美，陈锦端的高贵气质和廖翠凤的温文贤惠。

初恋往往给人的记忆最为深刻，林语堂的初恋也深深地影响了木兰这个人物的塑造，具体说来，就是木兰身上的自然之美。这里有三件事奠定了林语堂自然美学的根基。第一件就是林语堂自幼生活在依山傍水的坂仔小村庄，林语堂把自己一切的文学成就都归功于养育他的秀美山陵。那巍峨的山影，带着青草土气的潮湿空气，砍柴归来的鲁莽汉子，林间村姑的玲玲笑声，是他永不枯竭的艺术来源。[4] (P4) 另外两件是林语堂还是小和乐（林语堂幼时叫合乐）时与赖柏英一起玩耍的情景，“柏英随手采了几朵野生的小雏菊，别在黑亮的辫子上。然后，她坐在小溪边，静静地，一动也不动。……柏英慢慢起身走，往前走，一步，两步……走了好远，蝴蝶仍立在柏英头上，就像会动的发饰，妙不可言。语堂看得眼睛都直了。……柏英一转身，敏捷地逃开，一双天足在柔软的草地奔跑，……

[1] 张杨.论林语堂小说中的女性审美.[D].华中师范大学, 2008.

[2]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4] 朱艳丽.幽默大师林语堂.[M].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他多希望自己就是那嫩绿的草儿，在柏英的赤脚下招展。‘呀!我崇拜她脚上的泥巴。’ [1] (P25) 因此，木兰的脚一定是自然的，是天足，尽管曾经影响林语堂颇深的辜鸿铭先生曾说过，裹小脚后，颤巍巍的女子更能凸显身材上的美感，但是，林语堂心目中的理想女子，在外表上一定是没有经过修饰的自然之美。

与《京华烟云》不同的是，在《四朝代》中，作者很少对主人公的外在美进行比较具体的描写，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件，别人的评价来表现帕罗伊的美，例如在帕洛伊进宫不久，“这可能是因为帕洛伊有美丽迷人的容貌，苗条的身材和温柔文雅的言谈举止。所以无论她到哪儿去也没有人阻止。……她们知道帕洛伊想看这看那，问东问西时，便尽可能给帕洛伊提供机会，” [2] (P129) 克立·巴莫并非是一个不善描写女性美的作家，例如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荒岛情波》中，他对岩维莱小姐的描写就十分的细腻：

岛上一切大自然的美似乎都赐给了她：漆黑的夜晚把她的头发染得更加乌亮，馥郁的香花把她的头发熏得芬芳四溢；海里的珍珠把她那洁白的牙齿照得闪烁发光，灿烂的朗霞把她的双颊映得绯红，随风飘荡的海松教给她婀娜的步履；白天，森林中清澈的小溪把她的眸子照得明媚有神，平静安详；夜晚，在星光的辉映下，双眼更加熠熠发亮。丛林里的相思子给她的嘴唇涂上了一层胭脂，沙滩上的海蚌，也为她那美丽的指甲献上钻石般的光彩…… [3] (P129)

那么，为什么作者不对帕罗伊进行这样的细致描写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泰国直到今天都还是保留有君主的国家，封建传统对男性审美观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女性的审美方面，即使是留过洋的克立·巴莫仍然不能摆脱这种影响，这种审美就是对女性道德的绝对崇拜，帕洛伊在小说中几乎是没有任何道

[1] 朱艳丽.幽默大师林语堂.[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2]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 [泰]克立·巴莫.克立·巴莫短篇讽刺小说选.何力.[M].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

德上的污点，为了突出和赞美这种道德美的存在，作者有意不对帕洛伊的美貌进行过于细致地描写；其二，克里·巴莫是有意把帕洛伊树立为一个泰国的理想女性形象，而泰国是一个十分讲究隐忍谦虚的国家，帕洛伊的美更多的体现在道德上，才能更令泰国人民信服，而如果进行过多具体的外在美描写，则会显得较为轻浮。

因此，在佛教思想和封建传统影响下的克里·巴莫，塑造出了一个道德美的帕洛伊，而爱慕西方和笃信道家的林语堂塑造出了一个自然美的姚木兰。

除了审美方面的差异外，两位作者在理想女性的性格塑造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姚木兰和帕洛伊这两位主人公身上都有着东方女性的矜持，隐忍，但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则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姚木兰，木兰天资聪慧，从小受到父亲的新式教育，懂得识别甲骨，会唱京戏，父亲支持天足，因此，木兰也没有裹脚。从小木兰就显出与众不同的人生观，一次木兰对曼娘说：“我愿当个男孩子。一切便宜他们都占了。他们可以出门会客。他们可以去赶考做官。可以骑马，坐蓝绒的轿。他们能遍游天下名山大川，能看天下各式各样的书。就像我哥哥体仁，我妈什么都许他做，他还能管我和我妹妹。他常常说‘你们女孩子’，我一听这话就生气。”^[1] (P53) 这些话流露出小木兰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父亲的教育使木兰拥有了不同传统妇女的见识，但另一方面，母亲的教育，则让木兰得到了东方女性主要的美德：节俭、勤劳、端庄、知礼、谦让、服从、善理家事，以及育婴、烹饪、缝纫等。在中国，女大当嫁，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为了学会在别人家生存，为自己赢得尊重，即使是出身贵族的小姐，也要学会很多基本的女儿知识，比如木兰从小要自己洗内衣，自己做鞋，缝补衣裳，甚至到厨房做事，更不用说风俗礼节，丧葬规矩等等等等，事无巨细，无一不要求木兰掌握。

帕洛伊同样也出生在贵族的家庭，虽然从小跟随母亲离家并被送进宫中，但是帕洛伊却没有形成叛逆，仇恨父权的个性，相反，帕洛伊从小接受了泰国传统的女子教育，服从丈夫，重礼仪，谦虚稳重。在泰国大诗人顺吞浦的《素帕训女》中的一切标准，都能在帕洛伊的身上一一找出。对待自己的初恋情人，帕洛伊认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为“要尽自己的本分让讷昂幸福。只要听一声讷昂的欢笑，帕洛伊认为就是对自己的最大奖赏。” [1] (P136) 尽管并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她接受了王妃和父亲安排的婚姻，并且在婚后对丈夫百依百顺，视丈夫为生命的重要支柱。对待王室无比的忠诚。在新时代流行长发和新式服装的时候，虽然帕洛伊本人并不喜欢，但是为了迎合丈夫的意见，帕洛伊还是欣然接受了新的审美标准，因为她认为，一个家庭的和睦是建立在家庭成员的团结之上的。在处理儿女们不同的观点时，帕洛伊从不偏袒一方，而是从中周旋，充当儿女们间的“润滑剂”。帕洛伊终其一生，都把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家庭子女联系在一起，帕洛伊的一切抉择都以丈夫和王室为前提。我们看帕洛伊的一生，可以总结为两个内涵：“顺从”和“宽容”。“顺从”，体现了封建文化中的“道德规范”；“宽容”，则孕含着佛教文化里的“精神力量”。 [2] (P40)

温文尔雅与端庄贤淑是两位男性作家对待女性的共同审美。但是林语堂更加偏爱有智慧的女性，克里·巴莫则更看重的是女性的顺从，这里面透露着中泰两国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差异，笔者将在第四章详细探讨这些差异以及形成原因。

木兰和帕洛伊的不同性格，决定了她们有着不同的婚姻家庭观，实际上也反映了两位中泰男性作家在婚姻家庭方面对女性的期待。木兰和帕洛伊的婚姻都是由父亲安排，而且都并不是她们真正初恋的爱人，但是她们都欣然的接受了现实的安排，尽管如此，木兰的接受和帕洛伊却有所不同，木兰和荪亚从小相识，在玩耍中积累友谊，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尽管木兰真爱的是立夫，但是对荪亚并不讨厌，那么，接受这么一桩两家父母安排的婚姻，实则是识大体的举动。而帕洛伊一直深爱的人是讷昂，曾经为了讷昂而愿付出一切，但是当讷昂移情别恋，和别人结婚的时候，帕洛伊竟然想到的是，“（侍候讷昂）这个义务变成别人的了，她怎样照顾讷昂呢？她的心是否正合讷昂的心呢？她是否了解讷昂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1] (P221) 而当曹伊问帕洛伊是否生讷昂的气时，帕洛伊说，“男子汉能有这样的心胸并不多，我真佩服他！” [2] (P222) 帕洛伊不但不

[1] [泰]克里·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周婉华.泰国历史小说《四朝代》中珀怡性格的文化意蕴.[J].思想战线，1996(2).

[1] [泰]克里·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泰]克里·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责备讷昂的“不忠”行为，甚至会赞扬他的“负责”，再来看看新婚前不久，帕洛伊对她的未来丈夫的态度，“帕洛伊又睥睨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明确地向他表示：讨厌！”^[3]（P173）而婚后的帕洛伊则视布雷木为生活的支柱。木兰和帕洛伊的婚姻都不可谓不幸福，但是林语堂的木兰显然是婚姻后的主宰者或者说至少在婚前婚后都能有充分的话语权，而克立·巴莫的帕洛伊显然还未脱封建传统妇女的枷锁，无论婚前婚后，都成为了父权的陪衬和执行者。

此外，木兰和帕洛伊的爱情观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笔者认为，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特别是在主人公们的那个时代，应该说，在婚姻之前，木兰和帕洛伊都是拥有爱情的，木兰和立夫之间朦胧的暗恋，帕洛伊和讷昂之间的情真意切。但是两人婚后，却对爱情持着不同的信条，木兰选择的是深藏心底，并时时关心，哪怕是初恋之人已为亲妹妹的丈夫。在一次立夫被军阀囚禁的危难时刻，木兰毅然不顾可能招致妹妹和家人的猜忌和司令官的淫威，机智果敢地与司令进行周璇，最终成功营救了立夫。林语堂用小说中最精彩的桥段来向我展示了木兰的聪明勇敢，也向我们展示了木兰为爱不顾生命的高尚情操。当后来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时，木兰仍能巧妙应对，不仅不使丈夫难堪，甚至让丽华成为了家庭中的朋友。林语堂的这种塑造也正是他自己爱情观的体现，比如他对陈锦端的爱终其一生，从不掩饰。“有一回，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语堂又问起了锦端，陈夫人告诉他，锦端还住在厦门。语堂激动地站起来，推着轮椅要出门，‘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4]（P35）但是，林语堂的爱是纯洁的，是精神上的爱慕，他把这种精神的多情赋予了木兰。帕洛伊婚前曾深深地爱着讷昂，以至于夜不能寐，日不能食的地步，但是婚后的帕洛伊再也没有和讷昂有过交流，似乎永远地把这段爱情从生命中抹去了一样，而对待丈夫的私生子，帕洛伊更是能视如己出，甚至给予比自己孩子更多的爱。

总体来看，木兰有知识，聪明勇敢，接受新思想，有着新时代女性的爱情观，但同时也是一位保留着传统中国女性的各种美德，对父权妥协的女性人物；帕洛伊温柔善良，宽容博爱，从小接受封建贵族式的女子教育，忠君爱夫，对待涌入

[3]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4] 朱艳丽.幽默大师林语堂.[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的种种新思潮，帕洛伊独善其身，试图让自己置身事外，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我们衡量一个人物，必须联系到其所在国家、环境的文化和审美，因此可以说，帕洛伊就是那个时代泰国最完美的女性形象。

第二节 时代转型期中的新女性形象

《京华烟云》和《四朝代》都发生在 20 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在这一时间段，中国和泰国的社会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随着世界各国间联系的日趋紧密，各种新的思想和事物相继涌入，这些变化深刻的影响着社会中的人，特别是在旧的体制逐步出现松动的时候，就为很多新鲜的种子提供了发芽的契机，作为被禁锢了数千年的女性来说，这一时期对她们来说是不寻常的，在两部小说中，作者都塑造了一些不同以往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半还受到封建传统的束缚，但是另一半却在积极寻求改变，开始产生了自己的想法。在《京华烟云》，这样的典型人物就有银屏和黛云，在《四朝代》，就有曹伊和翠伊等。但是，尽管这些人物都有着叛逆的性格，和与传统相抗衡的勇气，但最终她们每个人的命运却并不相同。

严格意义上讲，银屏并不是小姐的地位，但是，由于银屏和姚家少爷生有一子，加之银屏最终的被逼自缢，算是换得了姚家的承认，也使得银屏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虽然银屏地位卑微，但是小说中，银屏是个重要的角色，这个小小的丫鬟婢女，搅得姚家天翻地覆，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出现的，但是在社会动荡，旧体制崩塌的局面下，银屏勇敢地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抗争。可悲的是，银屏与姚太太乃至整个社会传统的救命稻草却仍然只是两个男性，一个是姚家公子姚体仁，另一个则是自己和体仁所生的亲骨肉，后来，由于体仁的出国，银屏算是失掉了第一根稻草，于是银屏只能选择出走，封建大家族中，是不会给一个女子以任何抵抗的机会的，后来，直至博雅出世并被姚太太派人生生夺去，银屏的抗争也就自然到达了终点。相比较而言，曹伊的叛逆则显得彻底而轻松，泰国虽然历经 1932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最终实现了君主立宪制，但国王仍然拥有相当权力，其最高国家代表的身份并未改变，可以说，泰国还从来没走出过封建等级统

治的束缚。尽管如此，曹伊这样的人物却在封建统治的最中心——皇宫，“自由”地生活了下来，曹伊从小就表现出不羁的性格，她对宫中那些趋炎附势的宫女们不以为然，但是却愿意去关心失去照顾的老太婆，淘气调皮和爱打抱不平的性格使她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但也树立了很多敌人，即使如此，曹伊在等级森严的宫中，依然还是要符合基本的价值观，那即是对长辈和主子的绝对服从。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曹伊和银屏两个都有很强自主意识的人物，但是却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当银屏想要在一个封建大家族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她只能抓住的是两个男人的命运，绝对的父权，导致了如银屏这样的女子是不可能自己独立追求理想的，最终，银屏选择脱离家庭，脱离束缚，但这样做的同时也成了自己命运最终走向终点的开始。曹伊从小即生活在宫中，是封建统治的核心，但是不同的是，曹伊所在的宫中是没有男性的存在的，曹伊的独立女性意识的体现就鲜有男性参与其中，曹伊真正所顾忌也是所依赖的是两个封建传统的卫道士姑妈赛伊和贵妃娘娘，所以，虽然泰国同样是一个男权控制一切的国家，但是在曹伊的宫中由于男权主体的缺失，得以给曹伊相对的自由和放肆，使得她可以产生对未来夫婿的奇怪言论，“如果要选一个丈夫……就要选一个严厉的人，能打能骂的人！不然，就找个酒鬼！……然后我就给他找许多小老婆，到哪儿去都带上她们，那才叫威风哩！”^[1]（P137）但是曹伊最终也没有离开过皇宫，做了一辈子的老宫女。

《京华烟云》和《四朝代》另外两个反传统，个性鲜明的典型女性形象是牛黛云和翠伊。牛黛云是财阀牛思道的私生女，从小就是个“小叛徒”，毫不妥协地斥责父辈的生活方式，痛斥旧官僚的生活和家庭的腐败，她敢于批评自己的父亲、母亲、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她的嫂嫂，甚至认为如果革命一旦到来，父亲是应当枪毙的。“她说话声音粗，不像高贵妇女的声音。她留着短发，穿着白上衣，黑裙子，长得刚过膝盖，完全是当时女生的装束。木兰听她说话，就犹如听一个使人无法置信的家庭传奇。”^[1]（P432）翠伊是帕洛伊同父异母的姐姐，翠伊的姐姐视财如命，哥哥则是个无恶不作的寄生虫，在这样一个腐败的封建大家庭

[1] [泰] 克利·巴莫. 四朝代. 高树榕. 房英.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1] 林语堂. 京华烟云. 张振玉. [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中，翠伊却并没有受到这些不良习气的沾染，并和纯洁善良的帕洛伊成为了最好的姐妹和朋友，并在最后不顾家人的反对，跟一个穷医生结为了夫妻。

比较这四位女性人物的命运，只有银屏的结局最为悲惨，这主要是因为其地位的关系，如果说其他三位女性的抗争与叛逆是十分的话，那么银屏的抗争则需要二十分的努力才能够办到的，由于其出身婢女的地位，使得银屏成为了弱势群体中的弱者，不但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就连同为女性的同胞们也并没有伸出援手，木兰更多的是对母亲的无奈和同情，放之任之，并没有出面干预，而华太太对银屏的收容，本来就是为了控制银屏，已达到把银屏作为摇钱树的目的。因此，在社会和同胞们的夹攻之下，一个鲜活的生命轰然倒下。黛云虽并非正室所生，但是毕竟是牛家的子女，而且黛云的反抗恰恰出现在了牛家没落的时候，出现在了整个中国社会都陷入空前的混乱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对传统信仰表示怀疑的理由，时代造就了黛云不幸的出身，从小就被迫离开生母，在一个没有温暖的成长，时代也加速了黛云腐败家庭的崩溃，父权束缚的松动，给黛云的叛逆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黛云的某些做法有些极端，甚至刺杀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是，黛云成功的脱离了家庭的约束，敢于去追逐自己的理想的勇气还是值得肯定的。相比之下，《四朝代》中曹伊和翠伊的命运要平缓的多，泰国的社会尽管历经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西方文明的洗礼，但是终未撼动整个民族的信仰和价值观，因此，曹伊得以在宫中归隐一生，作为女人，曹伊的人生确实是有缺憾的，但是像曹伊这样敢说敢为、不拘小节的女性在泰国社会是很难被男性接受的，就像宫女们看着裸背的西洋女子在舞会上跳舞，大家宽容的允许它存在，但是在心理上却从不接受。翠伊的人生正是一个典型新时代泰国女性的代表，翠伊脱离家庭，自由恋爱，并最终得到了虽然贫苦但却幸福的生活，但这一切，都必须让她失去家中的地位和财富。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泰国，一位女性想要追求爱情，特别是地位悬殊的爱情，其代价是非常之大的，银屏不愿为爱情放弃地位和财富，结果就是家散人亡，翠伊主动放弃了地位和财富，才换得自己渴望的爱情。

尽管四位女性的命运是各有不同的，但是，她们的身上都体现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具体就表现在对女性话语权的重视和婚姻的新见解。在中国传统文学里

的爱情故事中，女性在两性关系上多表现为被动、等待、隐忍、顺从、奉献和牺牲。[1] (P222) 在泰国，女性长期以来受制于《素帕训女》的道德约束，一切都要以丈夫为中心，小心慎言，对父权的统治要绝对的服从。西方思想的涌入，传统信仰的动摇，使得如黛云、曹伊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为了突破传统的父权统治和封建家族约束，进而实现自身的权利，那么争取话语权成为了女性的基本诉求。在小说《京华烟云》和《四朝代》中，就不乏女性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争夺话语权的例子。比如银屏，为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银屏就先后试图通过体仁和儿子与姚太太做斗争，她先是对体仁说：“为人莫作女儿身，一生苦乐由他人。”[2] (P151) “人死了若有人在他坟上流一滴泪，我就认为死得值，一个人死了，连一个人心疼也没有，我就认为死得不值。”[3] (P158) 使得体仁爱怜之心油然而生，主动向母亲要求善待银屏，在体仁出国之后，姚太太便借口银屏老家伯母带话要银屏出嫁，银屏并未屈服，“太太若是不要我，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得走，但是我一定要有一张字据。”[4] (P166) 《四朝代》中的曹伊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在哥哥突然结婚时，痛斥哥哥讷昂对帕洛伊的不忠，讥讽布雷木对帕洛伊的轻佻等等。在另一方面，这些新时代女性在婚姻爱情上追求自主的选择权和专一的爱情观，比如帕洛伊的姐姐翠伊，翠伊贵为披耶爵的次女，在父亲死后，不堪家中姐姐的蛮横无情和哥哥的恣意妄为，只留给帕洛伊一张字条，便毅然跟往日父亲的医生銮欧叟出走了，自由的婚姻，自己追求的爱情使得翠伊朝气蓬勃，神采奕奕，尽管生活并不富裕，翠伊认为，贫困并不是不治之症，克立·巴莫通过翠伊，展现了自由婚姻的美好。

在男性话语权威的支配之下，被降为“第二性”的女人一切行为都必须受男人控制，女人的人格则由男人来塑造[1] (P63)，而这些具有着以往传统妇女不具备的观点、思想的女性，在时代发生巨变的年代，在封建的贵族大家庭走向瓦解的年代，敢于挑战传统，主动寻求改善自身地位的途径，努力主宰自己的生活和

[1] 罗列.女性形象与女权话语 —— 20 世纪初叶中国西方文学女性形象译介研究.[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

[2]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命运，尽管有的失败了，有的与社会做出了妥协，有的选择了革命，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她们都是代表着中泰新时代女性的典型形象，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节 传统禁锢下的拜金女性形象

大概从私有制产生开始，人类就开始了对于最大利益的追求，而随着封建制度的产生，当金钱和权力可能互相转化的时候，人们的拜金思想开始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在中国和泰国这两个东方古国的社会中，其实都有鄙视利益、耻于金钱的价值观。在义与利的取舍上，总是以义为先，崇尚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另外一面，有的人赤裸裸地宣扬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如春秋时期的杨朱，就公开宣扬“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民间也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钱能使鬼推磨”之说。在泰国虽然有全民性的佛教信仰，但是由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欠发达，贫富差距巨大，使得拜金的现象还是无法避免，如泰华小说《风雨耀华力》中的包租婆，本是一位为爱等待的痴情女子，但最终在曼谷这个大染缸里也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京华烟云》和《四朝代》中，亦有这样信奉金钱、损人利己，最终郁郁而终的女性形象，如《京华烟云》中的牛素云，《四朝代》中的妩恩。她们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相近的贵族小姐性格，但她们的命运并不尽相同，林语堂和克立·巴莫塑造的这两个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在中泰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一些女性是如何迷失、堕落的，也让我们不得不思索这些女性性格形成的真正原因。

素云和妩恩都出身富有家庭，素云是财阀牛思道的女儿，牛思道是个无能的官僚，处处唯夫人马祖婆是从，而唯利是图的马祖婆成了素云的启蒙教育者。从小说中素云一出场，就可以看出素云傲慢自私的性格，“总而言之，她是礼教社会的产物。她有拿着香手绢儿掩着鼻子的习惯，好像她的芳香气质随时有受别人污染的危险。”素云从小争强好胜，母亲一手培养起来的攀比思想在素云的心中日日滋生长大，比如初遇木兰时，素云便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素云说：“姚小姐的脚再小一点儿就好了。我的脚现在虽然并不再裹，尽量想让两只脚长大，总是长得不够大。”

木兰说：“不要那么说。就是以自然的脚来说，小一点儿还是好。”

这是素云第一次说话时战胜了木兰。素云知道自己已经占了上风，木兰却还不知道，素云又接着说：

“我昨天在谭侍郎公馆里，谭家大小姐也是不裹脚的，她说军训总部徐会办的女儿也是不裹脚的。”素云把官场中的官名人名说得滚瓜烂熟。木兰不认得大官的千金小姐。这是素云第二方面胜过木兰的。[1] (P112)

这段话向我们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个是素云爱慕虚荣、争强好胜的个性，还有一个就是素云的家庭教育已经致使她开始了对权贵财阀的崇拜。这些因素一步步诱使素云走上了追逐金钱、沉迷享乐的深渊。

素云的性格表现为两个方面就是自私和拜金。在木兰出嫁的时候，当素云看到了木兰的七十二抬嫁妆比自己的四十八抬还多的时候，素云便表现出极大地不满和妒忌，于是当木兰给亲戚朋友看她的进口报时表时，素云显得十分不屑，并十足地暗讽了几句。木兰不是没有头脑的人，但是木兰的头脑都用在了正处和家人身上，马祖婆“遗传”给素云的却是怎样去算计他人，从而为己牟利。曾家有三个儿子，便有三个儿媳，曼娘、素云和木兰，长子平亚早亡之后，素云便开始了对自己地位的算计，甚至理所当然的把自己放在了长媳的位置，正如当初马祖婆精心为素云计算挑选了更适合混官场也更加容易控制的经亚作为丈夫一样。素云的婚姻成为了一场精心的利益策划，这便导致了素云的婚姻注定是没有爱情的，也为以后素云婚姻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自私的个性不但没有使素云得到该有的家庭地位，反而使得曾夫人把更多的家庭事务交给了木兰处理，因为“曾太太对素云很失望，素云对自己和丈夫的事，照顾得很好。她院子以外的事就推了个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干净。” [1] (P254) 素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生活在母亲扭曲的思想和严苛的曾家大家族之间，素云是无能力平衡这种关系的，巨大的压力导致素云无时无刻不在算计着怎样稳固自己的地位，从而膨胀了素云的自私心态。

而在家道中落之后，素云又开始走上了拜金的道路。

在社会上身份降低下来，再没有别人像素云感觉得那么深切，那么可怜的了。她在曾家是那么愁眉苦脸，那么抑郁寡欢，一半由于她总觉得背后有人议论纷纷，一半由于她对经亚感觉到失望。……在天津，她家的人正开始新的生活，她也正开始她自己的新生活。在这个北方的大商埠，麇集着无数的生活上丧失了基础的一类人，素云感觉到一种新的金钱崇拜的诱惑，现代奢侈的快乐，以及舞厅、戏院、汽车，种种新奇的时尚，而旧思想、旧标准很轻易地遭受抹杀，社会上的成功标准也轻易地建立起来——总而言之，有钱的人受到尊敬，受尊敬的人一定有钱，素云的本性就和这种情形不谋而合。 [2] (P264)

娘家势力的衰弱，使得素云对自己在曾家的地位更加担忧，一次丫鬟之间的争吵，由于曾太太没有站在素云这一边，素云便觉得自己在曾家已经站不住脚了，这是导致素云离家长住天津的最主要原因，在旧社会的中国，公婆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丈夫的无能和娘家靠山的崩塌使得素云认为失去了所有的依靠，因此从小由马祖婆教授的那一套自私自利、飞扬跋扈的小姐脾气，更加加速了素云心理的扭曲。素云开始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表现出锱铢必较的心态，比如和丫鬟打牌，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会大发脾气，而赢的钱，一分一厘都会计算的很清楚；而拿给裁缝做的衣裳，弄脏一个衣角，便死活不愿付钱。素云在曾家的绝望还来自于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素云和经亚没有子女，中国从汉代就奉孔孟思想为官学，封建大家庭的存在根基也是孔孟学说，《孟子·离娄上》有云：“不孝有三，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无后为大。”素云和经亚没有子女，即是陷经亚于不孝的境地，这在心理上也让素云倍感压力。

官僚家庭造就了素云的性格，封建大家族加速了素云心理的变态。在另一方面，哥哥怀瑜的影响以及和妓女莺莺的厮混，彻底把素云拖入了拜金的泥沼。由于曾家对素云的冷落，使得素云能够常常呆在天津生活，纸醉金迷的生活让素云看到了唯有金钱才能满足自己的任何愿望，而在当时的社会，一个女人要想得到巨大的财富，唯一的途径就是男人，于是，在莺莺的教唆下，素云不但让丈夫经亚向家中索要玩公债输的钱，更让丈夫向父亲提出分家的要求，以满足素云脱离家族束缚，自己主宰生活的目的。触动封建大家族的根基，自然得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在素云最终走上绝境的时候，素云道出了也许是自己心声的几句话：“我只是要保命。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知道钱并不是一切。……你恨我没关系。咱们都长大了不少。我非常孤独。”^[1]（P546）最终，作者安排了素云为国捐躯，也许是对素云的一种解脱吧。

在《四朝代》中的妩恩，虽然和素云同样出身贵族上层家庭，虽然和素云有着如出一辙的自私与贪婪，但是妩恩性格的形成却和素云不尽相同。

妩恩是披耶爵丕丕德与第一个妻子所生的长女，但是，由于帕洛伊妈妈蔡姆的出现，导致了妩恩母亲娥阿姆的失宠，最终娥阿姆选择撇下年幼的儿女离家返乡，不久便在娘家郁郁而终。妩恩在家中说一不二，父亲也对妩恩这个大女儿十分信任，把一切财物大权都交由妩恩掌管。这给了妩恩在家中作威作福的物质基础。妩恩的房间便是她阴暗心理的最好物证。

这间房子相当阴暗。妩恩不喜欢阳光，很少打开窗户，怕阳光把皮肤晒黑了。房内充满了熏香的味儿。靠三面墙都成排地放着好多只橱柜，在那些橱里满放着金银器皿。另外还有好几只铁皮保险柜放在暗处，里面满放着金器玉器。房中所有橱柜的钥匙全由妩恩掌管。妩恩坐在房中央，……每天的衣着都是照规定的服色，从不乱穿；……她的头发梳得光亮，没有一丝乱发，无论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哪儿的头发都服服帖帖，天天如此，常年如此。[1] (P12-13)

妩恩把母亲被迫出走的罪因归咎于帕洛伊的母亲蔡姆身上，她认为是正是蔡姆做了父亲的妾才使得父亲冷落母亲，然而可叹的是，作者克立·巴莫和她都没有去怨恨纳妾的父亲，更没有去反对造成这一切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相反的，妩恩为了排挤蔡姆，而把自己的婢女万欧献给父亲做小老婆，最终逼迫蔡姆带着年幼的帕洛伊离家出走，最终难产死在异乡。妩恩客观上促成了这一恶性循环的悲剧的产生。

妩恩一生没有结婚，守着父亲遗留的财产过了大半辈子，克立·巴莫并没有交代妩恩不结婚的理由，但是笔者认为，妩恩的不结婚，在心理上无疑是受到母亲遭遇的影响，成年的妩恩已经对现实的婚姻制度不抱任何的希望，而只有紧紧地攥住金钱和房产才能保护自己的地位不受影响。

妩恩对任何人都十分刻薄，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她的亲弟弟启德，启德的不学无术，吃喝嫖赌让他已经成为家庭的毒瘤，然而启德却是除父亲外妩恩唯一的血亲，妩恩对启德的要求可谓百依百顺，甚至可以说，妩恩对待启德的感情，一半是姐弟的感情，一半则是类似母子的感情。因为泰国同样是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妩恩既然恨透了一夫多妻制度下的家庭，加之父亲的年迈，那么，启德就变成了妩恩唯一可以指望的男人，无奈的是，妩恩一味的溺爱，不但没有把启德培养成自己的靠山，反成了养虎为患，启德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为日后的倾家荡产埋下了种子。

思想扭曲的妩恩终日坐在她那堆满金银珠宝的暗室，犹如库房门外的一尊铜像，除了启德，妩恩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唯独“保护”着家产不被别人覬覦，可悲的是，由于启德的胡作非为，竟然把家族的房产也抵押了出去。此时的妩恩已然走投无路，正像所有拜金者们一样，在失去了金钱这块遮羞布之后，他们没有任何的骨气可言，妩恩去向帕洛伊求助。此时的妩恩早已今非昔比。

一位年迈的妇女正坐在楼前走廊上，穿着深绿色的下服，上

[1]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着灰色的绸衣，身边放着金属的槟榔盒。当帕洛伊从房中来到走廊上时，那位妇女正在用蜂蜡涂唇。她的这个动作是帕洛伊自幼就熟悉的，这时一见立时感到自己矮了半截，心里想着逃走，但却感到双腿酸软跑不动了，便就势坐了下去，合十致敬后，只吐了一个词儿：

“姐姐！”

妩恩端详了一下帕洛伊，生平第一次笑着对帕洛伊道：

“昆帕洛伊，姐姐好久没见到你了，常常想你，你好吗？” [1] (P475)

没有了财富的妩恩便失去了对别人的威吓力，从前的满屋金银器皿换成了金属的槟榔盒，取代绫罗绸缎的是一身的素服，唯独能撑起门面的就只有像贵妇人那样的涂唇动作还依然如故。而且妩恩尊称曾经百般羞辱的帕洛伊为“昆”。[2] 妩恩不但向帕洛伊要来了赎回租屋的款项，而且旁敲侧击，使得帕洛伊主动邀请妩恩来和自己一起生活。帕洛伊的以德报怨，终于使妩恩流露了真感情，承认了过往的错误，但是，妩恩对帕洛伊小女儿布拉侁的放任和溺爱，似乎又在重蹈着以前的家庭悲剧。

比较素云和妩恩的生命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着相似的性格特征，金钱是她们唯一的亲人和朋友，在失去奢侈淫靡的生活后，她们都没有能力也根本不愿意去养活自己。对待他人，永远是自私与刻薄。她们的生活中没有真正的朋友，看似呼风唤雨，飞扬跋扈，其实内心都十分的空虚与孤独。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她们的悲剧命运，并不完全是她们自己一手造成，在素云，是贪婪的官僚家庭腐朽的教育，封建大家族复杂压抑的生活氛围，和失去信仰的都市物质生活三方面的作用，塑造了素云扭曲变态的心理；在妩恩，是父权主导下的大家族，一夫多妻制下的畸形婚姻，和死气沉沉的封建社会，为妩恩的看空一切，排斥亲友搭建了舞台。

因此，拜金女的生产，绝不仅仅是女性自己的选择，正如今天我们的社会又

[1] [泰] 克立·巴莫. 四朝代. 高树榕. 房英.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2] 作者按.“昆”是泰国对人的尊称，放在人名的前边。

一次充斥着拜金女一样，拜金女的产生是社会的产物，当女性找不到解放自己的出路，没有其他途径改变自己的地位的时候，拜金主义的土壤也就形成了。素云和妩恩这样的人物，不但出现在那个时代，也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在那个时代，是封建大家庭造就了她们的悲剧，在当今则有着其他的诸多原因。通过对这两为女性形象的比较，让我们更加了解拜金主义产生的原因，并引以为戒，积极地改变我们的社会环境，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